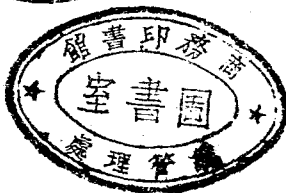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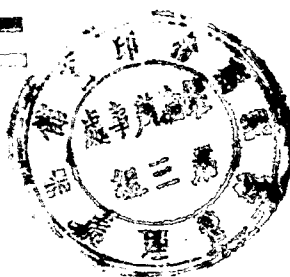


鬼城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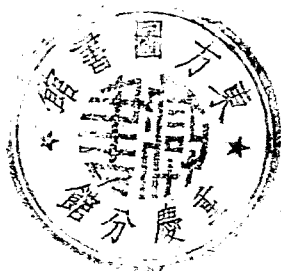
王藍



紅藍出版社

鬼城記

王藍著



紅藍出版社

目次

哈的一聲笑出來

北寧客車上

特務科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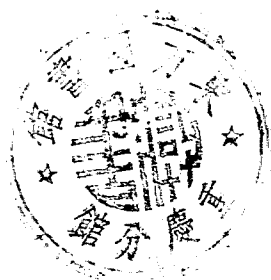
三重奴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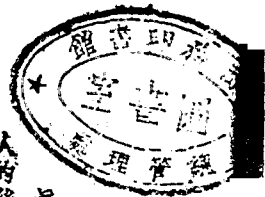
筷子的故事

白俄、卜萊萌斯基

軍用犬事件

鬼城記跋





哈的一聲笑出來

真的，一直到現在我仍在奇異着自己怎麼還能活着，並且能安靜地敘說幾年來在敵人的後方，出生入死的險惡生活？我且告訴你兩個小故事吧，那是發生在淪陷的華北兩個大都市中——天津和北平：

一『邁開你的腿，檢查！』

薄暮，我從一個在我們秘密電台工作的朋友家出來，預備回到英租界去。只有兩條路，一條是中街，一條是山西路，其餘的通英租界的路口都拉上了雙重電網。

走在街上便覺着冷清清，人格外地少，只有幾個鬼子兵和日本妓女在皇后電影院門首調笑。我決定從中街回英租界，因為那是特別一區最繁華的街。

拐到中街，看見街中央那大路燈底下，「汽車每小時最速20公里」的牌子默默地懸着，而沒有一輛汽車馳過。在這幾天醞釀封鎖英法租界緊張的氣氛中，中街也灑出了死寂的陰；琪士琳餐廳裏沒有了輝煌的燈光，沒有了歡快的宴會；小總會舞場裏沒有了轟動的音樂，沒有了活潑的美國水兵；光陸電影院（敵人經營的）已被我們的英勇團員們燒燬，剩下一片坍塌；沒有英租界車捐牌的洋車夫，拉着他們的空車子彳亍……初冬的

風冷感地拂着。

中街很長，我走到交界口時，天已完全黑闇了。一間新造起的木板房子，是鬼子兵們的夜間宿舍，立在電綫的一端。一個日本憲兵，十幾個崗哨，和四個偽警立在電綫處留的洞口前，那是唯一去英租界的孔道。

我前面站着六七個人，他們在被迫地排着隊受偽警的檢查。一層驚詫落在我的心上，因為今天的檢查是罕有的森嚴，有的人連鞋子都要被脫下來搜搜鞋裏面。我想返回去——我的左腿長襪子中正裝藏着一摺機密文件哪！

然而，那已是不可能，人還留地太少了，鬼子兵那警犬似的眼睛早釘住了我好幾次。來到這個地方再向後轉，那無疑地更會立刻叫他們抓到木板房子中搜問。我身後已無一個人，我後悔來得這麼晚，碰上了這意外的遭遇。心開始了不寧靜的跳動。

一點辦法都沒有，不能向後轉，不能當着鬼子兵的面拿出錢來賄賂偽警，不能將左腿長襪子中的文件取出來丟掉（既是有機會可以偷偷地取它出來，也不能丟掉啊，我的使命是要把它帶到英租界呀！）。只有一隻木雞似地站着，等待着檢查，甚至是等待着死亡……

『解開衣服扣子！』偽警向我說啦。

我解開了大衣和上身的扣子，他便伸手在我身體上部前後左右地搜摸。我的兩隻腿

緊緊地並在一起，腦子中只是：『千萬別摸摸我的腿呀，天！千萬別摸摸我的腿呀，天！』那麼地旋轉着，簡直是在祈禱。

然而，一點不含糊地，偽警的粗暴聲音響了：

『邁開你的腿，檢查！』

天坍下來，坍在我的頭上！一切都完了，幾年來和敵人的苦爭惡鬥在今天換來了殘忍的結束。身邊沒有武器，想宰掉一個鬼子兵和偽警再死掉都不可能！

在這緊張嚴肅的半分鐘中，眼前翻起了濤沫似的金星花，我一咬牙，把右腿邁到前面。

兩隻手便在我那隻腿上，上下地搜摸了。我把兩隻眼睜得特別大，我想儘量看一下這人間，當他搜摸完了右腿再來搜摸左腿時，我將……

我閉上了眼，時間像文尖針惡作劇地撥弄着我的神經：千分之一秒！百分之一秒！十分之一秒！一秒！一秒！兩秒……他檢查完右腿！在我的神經快被割得崩斷的一刹那，使你不曾相信地，偽警喊出了：

『滾吧！』一推我，把我推過了電網的口。

像在做夢，我又看見了英租界的景色。天哪，假如我首先把左腿邁到前面，假如偽警老爺耐煩地再檢查一下左腿……我深深噓出一口氣。

英租界維多利亞路上紅藍色氙氣管燈照耀着，大光明影院台階下擠滿了歡呼的人羣，大道上穿着初冬新裝的男男女女點綴得那麼柔和、綺麗……我俯下腰，在左腿上一摸，那凸凸的一摺文件仍平安地呆在那裏，立刻，哈的一聲，我笑出來。

二『請你現在馬上將你自己打死！』

你說危險嗎？不，更唬人的該是第二個故事。事情的發生和上面那個故事相隔有半年，半年內我和一些年青的男女團員已又做了許多事：燒掉了敵人的珍寶倉庫，炸燬了專門放映「皇軍聖戰偉蹟」的電影院，贈給了散佈親日毒菌的庸報館兩枚手榴彈，敬給了偽市長潘毓桂三粒左輪鎗的子彈……然而，也就是在這個半年內，我們的同志一個一個被逮捕，被犧牲，剩下幸運的我跑到北平。

初夏，洋槐樹在街邊開滿了白色的花，公園裏玫瑰叢中正散溢着芬馥的幽香，男女孩子們都在郊外溫暖的陽光上騎馬，都在碧綠的昆明湖上划船，都在中南海打着好玩的網球……而我正被關囚在一間黑屋子裏全盤地失掉了自由。

一天早晨，我剛起來，外面便闖進來四個提着手鎗的便衣漢子，後面跟着四個拿着上了刺刀的步鎗的偽警，和一個留着小辮的日本憲兵。我很明白，這是來逮捕。

我被四個偽警看守着，四個便衣開始隨便地在我的床上，寫字台上，抽屜裏，胡亂翻動，又砸壞了我的箱子，摔碎了我的臉盆，暖水瓶，玻璃杯……結果，他們甚麼都

沒有獲得。

我咒恨這羣漢奸，爲甚麼就沒有勇氣殺掉這唯一的單個的日本憲兵；而來對付我。

我被帶到警察局特務科，又轉送日本憲兵隊。從此住起了這小黑屋。

幾天來，我被威逼哄誘，敵人希望我招認了自己的工作，並且報告出其他同志的姓名。我堅決地封鎖了自己的嘴，我覺得敵人不見得獲着了我的甚麼證據。然而，這一天終於降臨了：

一個憲兵和一個通譯到我小屋來。憲兵擺出嚴肅的臉向我指手劃腳說了一大片，由通譯翻出：

『閣下思想深中×政權惡毒，並敢在皇軍衛護下之新中華民國發動抗日不軌罪行，我們的諜報員已得到了你的陰謀證據，你還想詭辯嗎？』

一層驚詫落在我的心上。可是一點辦法都沒有，我不能在這險惡的一刻出賣了自己的靈魂，和同志們的事業，我強制地閉着自己的嘴。只有一隻木雞似的站着，等着機落，甚至是等待着死亡……

頓時，憲兵向我暴戾地咆哮了；通譯便模仿着他那兇恨的樣子向我翻出：

『你既然如此刁滑，在這明朗化的王道樂土是不許可叫你生存的！』

天坍下來，天坍在我的頭上！一切都完了，幾年來和敵人苦爭惡鬪在今天換來了殘

忍的結束，身邊沒有武器，想宰掉一個鬼子憲兵和一個漢奸通譯再死掉都不可能。

恰在這時，一顆手鎗出現在我的眼前。

『你既然不承認你的抗日行動，那麼我們也希望你能切實遵從大日本皇軍的命令，這是一顆鎗，請你現在馬上把你自己打死！』趙譯說明了憲兵的命令。憲兵瞪着兩隻圓眼，手中向我遞着一把手鎗。

全身毛孔豎了起來，手鎗已握在我的手中，那是一隻「三把盒子」——一個用這種射程一千公尺的大型手鎗來自殺，該是多殘酷啊。清楚地看見，鎗上的「保險」和「發頭」都已張開。無疑地，手指一按動，子彈便飛直地由鎗膛射出來……

眼前站着的是沒有了武器的憲兵鬼子呀！我們的仇敵，我們的死對頭，我們要殺掉的強盜！我可以立刻舉起鎗來向他太陽穴一擊，我可以立刻看到紅花開放在他頭上的畫面，我幾乎喜悅地笑出來。

可是，突然另一種思念，又閃過了我的腦際，？？在我心中劃起來了！在這緊張嚴肅的半分鐘中，我決定了拿自己的命運來賭博一下，我一咬牙，把鎗口衝向了自己胸前。我把兩隻眼睛睜得特別大，我想儘量看下一下人間，當我的手指一動子彈穿入我的胸膛，我將……

我閉上了兩隻眼，時間像尖針惡作劇地撥弄着我的神經；千分之一秒百分之一秒

！十分之一秒！一秒！兩秒……神經快被割得崩斷的一剎那，我的食指用力地一按扳機！

沒有聲響！沒有子彈出來！我完全贏了自己這次的命運賭博！

『嘻嘻』憲兵笑了，並且握住了我的手。

『朋友，你真是個忠實的傢伙，現在我們知道別人對你告密是不正確的謊言，因為我們已經證明出你絕無抗日的胆量——剛才你沒有想拿鎗打我們？然而，你要一向我們舉起鎗時，你便上了當，而被判死刑。朋友，那鎗中根本便沒有裝子彈哪！……』通譯也向我滑稽地笑了。

天，這麼可怕的試驗，這麼陰險的玄妙佈置呀！

於是，我又安穩穩地出了憲兵隊的門，嘴邊往外噴散着濃烈的太陽啤酒味，被騙的憲兵們圍請我吃過一次豐滿的送別大餐。回到自己家，躺在柔軟的鋼絲床上，夏日的殘陽陽光灑滿了屋。立刻，哈的一聲，我笑出來。

北甯客車上

還記得北寧鐵路嗎？在那裏有着我們多少現代化的大都市！在那裏有着我們多少文化優秀的國民！在那裏有着我們多少爲正義流血的戰鬪！在那裏有着我們多少忠勇烈士底屍骸拋棄着，做了肥料，生出遍地野草開花……如今它被敵人暴虐地盤佔着，它逝去了過去底一切本色，它逝去了可歌頌的榮譽，它逝去了靈魂，甚至逝去了自己的名字，它不再叫做北寧，敵人給它改了新雅號：由北平到山海關，叫做「京山線」，由北平直通瀋陽轉赴朝鮮的叫做「大陸號」和「興亞號」急行列車。是的，敵人正在這大陸上做著興亞工作，於是我們這一條華北底大動脈，被他們擺弄得更活躍地跳搏了。在那上面，他們不停地運輸着野獸似的隊伍，來劫掠屠殺；不停地運輸着我們東北底壯丁，來打自己底同胞；不停地運輸着大和民族底流氓，漲入，來製造殘忍，騷亂；不停地運輸着大版每日新聞，盛京日報，來散佈毒菌；不停地運輸着未上平文稅的仇貨，來壓榨我們底錢財，更不停地運輸着，沒有限量的梅毒英、鴉片、白面一類的毒品，可怕地焚毀着我們……

呵，你要我講那暗無天日下，慘透了罪惡的北寧鐵路嗎？那也真是敘說不盡的。那

麼，我且祇告訴你一些微小的故事吧。

那故事正發生在北寧鐵路底客車上：

一 忘了時辰

是在夏末，我田北戴河海濱傷感地回來，告訴你，我確是傷感的；因為那美麗的幽靜的海濱，已被那醜惡的鬼子兵，浪人，妓女們塗滿了，白天他們在沙灘上，在海水裏調笑喧叫，夜裏喝醉了酒在街上野蠻地打人……那潔白的，兀立在西山腳下的避暑樓房（那是我國某大使別墅），已高高地懸上紅膏藥旗……那海水在嗚咽，也像在綴泣失掉了祖國的不幸……於是，我沮喪地又坐着北寧車回北平去。

車開出了唐山站，乘車警又來檢查乘客了。

日本憲兵在前面，挺着胸膛，高筒馬靴那麼光亮地閃耀着，兩個中國乘車警在後面，那麼一步一步地，活像兩條忠實的狗尾隨着。

在靠左邊窗子的一個車廂，乘車警站住了，向一個半老的男人和他身旁坐着的一個姑娘，開始盤問：

『你們是一起的嗎？甚麼關係？』

『我們是父女。』男人答着。

『到那去？』

『云北京』在華北說北平是犯法的

幾個警察待有一套玩藝，分明是好好的對話中，他竟會馬上翻了臉。一瞪眼：

『哼，你分明是拐賣少女！』一面說着，一面猛力拉起那姑娘底胳膊出來，離開了

她父親有十步遠的地方。另一個乘警開始搜查那男人底全身。

『說實話，那小子真是你父親嗎？我看他是拐帶！』乘警和那姑娘說。

『他是我爸爸，我還能不認識自己底爸爸嗎？』

『哈，你底寶貝利害！你叫甚麼名字？』有點生氣了。

『張淑。』

『今年多大了？』輕點說！』這是調開審問，免得叫那男人聽見。

『十九歲。』

『有了婆家嗎？』盤問的更仔細。

『沒有。』

『你那天生日？快說！』

『十一月二十一。』

『甚麼時候？』想不到的問題也來了！

『戌時。』雖爲她記得這麼清楚！

于是，乘警轉過身來，又走向那男人。

『你說她是你的女兒，她叫甚麼。』

『陳淑。』

『今年多大？』

『十九歲。』

『有了婆家嗎？』

『沒有。』

『她那天生日？快說！』

.....

男人想了一會：

『十一月二十一。』

『甚麼時辰？』

一個大聲笑說我在男人底臉上，她大概記不起了這些瑣小的事。

『大——大——大概是亥時。』

『亥』字吐出來，一個耳光便已落在左臉上，立刻五條紅紅的粗手印現出來。

『甚麼時辰？』又問了。

『亥時。』

又一個耳光打到右臉上。

我看的真真地，全堂上底人也看的真真地。

那姑娘跑過來，撫着祖父親底肩膀……

『爸爸，你記錯了。甥沒去世底時候，曾告訴過我是戌時生的。』又轉過臉來，向着一個乘轎，那麼膽怯地：

『我父親成年在外面做買賣，又上了年紀，記不清楚我底時辰了，你原諒他吧，你不要再打他吧……』

多使人想不到底一幕悲劇呵。他們這些硬有一點天良的漢奸偽警，穿着敵人賜給的黃制服，拿着敵人賜給底破步槍，在發狂地想盡方法折磨刁難自己底同胞呵。

天！誰會那麼清楚地，週到地記着一個人底生辰八字呢？至少我尚不知道我自己是甚麼時辰挺生的，我底全身被忿恨的火焰燃燒得發熱，我更看見了那姑娘一面掙泣着，一面在給自己底老父親擦眼淚。

……………

二 帶着滿洲國底鈔票嗎？

又一次，我去昌黎看一個朋友，那朋友是和我最摯愛的。他熱情，他勇敢，他愛國

，于是他被抓到日本憲兵隊去，慶幸，百般設法化了八千塊錢，把他釋放出來。他病倒在昌黎家鄉中，我懷着無限的惦念去看望他。

乘車警，確是唬人的。他們一來，立刻，一層嚴肅的顏色便抹在每個乘客底臉上。當然那少數的幾個日本兵是例外，而那佩着「日滿華親善，建設東亞新秩序」圓徽章的漢奸們，則更得意洋洋高昂地在表示：「誰又來檢查我呢！」

這車是要直通瀋陽，是要出山海關的。在他們說來，是要出國境的。所以檢查又比平津段較嚴，尤其是對出關的乘客。

『到那去？』一個乘客到我面前來。後面跟着威風凜凜的日本憲兵。

『去昌黎，到「新民會」找朋友，在「北京」上的車，沒有帶行李，請你檢查。』一面背脊似地說着這一套話，一面拿出自己底身份證明書交給乘警看，這樣是會省去許多麻煩的。

看着身份證明書上的像片，又從頭到腳給我看了相面，狡猾的笑露在他底臉上——彷彿他已覺察出，我這個乘客從北平上了車他已檢查盤問過三次了。於是他走開去找別的乘客。

『你到那裏去？』他走到我前面那排坐位邊，問一個穿著綢大褂的乘客。

『到奉天。』那乘客很謙遜地站起來，笑着。

我想這一定會使乘警老爺高興的；可是出乎 外地……

拍！一個嘴巴子，打在那乘客底左臉上！

『混蛋！你不知道這是要到外國去嗎？奉天，奉天，光說奉天知道是那一個呀？』

『呵！呵，我去「滿洲國」。』這乘客還很聰明，他趕快糾正了他底錯誤回答。

『你帶着滿洲國底鈔票嗎？』瞪大了眼睛問。

『沒有。』又那麼地笑着回答。也許那笑很使乘警看着刺眼 於是，——

拍！又一嘴巴子，打在右臉上。

『混蛋！到滿洲國去，沒有滿洲國底票子，中國聯合準備銀行底票子，在外國也能花嗎？』

『……』沒有回答了。兩個嘴巴子已給他打的發怔。

『告訴你，到山海關換滿洲國鈔票！』很兇地說着，目光轉到另一個乘客身上。

！那個人坐在我前面第二排。

『你去那？』

『我去滿洲國。』那乘客答的很合邏輯。

『去滿洲國幹甚麼？』

『去「新京」××商店做生意。』更圓滿的回答。可是，我們的長春竟成了渾濁的

「新京」了，假如你再一說出長春，馬上乘警會報告了憲兵，會立刻槍斃你的。

然而，在那乘客如此所謂極合理的答話中，乘警老爺竟也突然繃起臉來。你知道嗎？找不出乘客底錯兒來，他們是滿肚子不痛快的，於是：

『你去滿洲國，帶着滿洲國底鈔票嗎？』和剛才問那穿綢大褂的乘客時，一樣地瞪圓了眼。

『我帶着哩！』回答得乾脆！

大家都以為這一下乘警恐怕沒有辦法了：可是天知道：——

抬！一個嘴吧子，打在那乘客底左臉上。

『混蛋！你已經到了滿洲國嗎？你現在還是在中國哩！你還沒有進入滿洲國，你由那兒來的滿洲鈔票？快說！你從那兒偷來的？』比剛才還生氣，接着又給了右臉上一個嘴吧！——於是，他底工作敏捷完成。

我是看的真真地。全車上的人也是看的真真地。

甚麼是公理呀？前後相同的盤問值是差二分鐘呢，任你怎樣回答也不能少接受了這王道樂土上底，這明 equal 的華北上底特殊享受！

潑了一心賊漢疏駁似地，起着強烈的腐蝕作用，整個的心臟將成了酸辣的溶液。我不敢去看那兩個剛被打過了嘴吧底同胞；我抬起頭來，見到那雄糾糾的日本憲兵立在那

裏，那麼得意地看了一幕滑稽劇後，嘻嘻地笑了。

三 「日文」親善實習

我將開始第三個故事了。那故事給我的印象是最深的，時常在很高興的時候，那故事襲上心頭，我便沉在噩夢一樣可怕的回憶中。

是在盛夏，酷熱的季節。

太陽熱辣辣地燙着地面，街上被蒸發着的暑氣威脅着，呈着寂靜。連狗都搖着尾巴躲到蔭涼處去打瞌睡；日本孩子却在滿街跑，赤裸裸地光着身子，木屐打在地上拍拉拍拉地響，嘴邊唱着「大亞洲歌」；間或有兩三個日本女郎赤裸着大腿，騎着富士牌腳踏車從街上馳過去；路邊東洋咖啡店裏，銀座進行曲蕩出來，在那熱燦燦的風拂中，那一奶油冰棍，大勉強，」的幌子在擺動……

每一個角落，都有着他們那可憎，污穢的氣氛！一直到我坐上了往東開的北寧車，我仍在想：這車會把我拖到甚麼地方去呢？還不是老在這渾濁的圈子裏兜嗎？目前！我底身邊和對面就坐着兩個日本人哪！

是的；我身邊坐着一個日本人，對面坐着的是：一個日本人和一個抱着小孩子的中國婦人。

兩個日本人穿着大和服，光着腳，一坐下便滔滔不斷地談着，笑着。間或唱兩句東

亞共榮曲。我還注意到我身邊那個日本太手中拿着一本書，日文寫着快樂。那外國婦人是個年青的，有着姣好的面龐，供麗的體態，安祥地抱着她那差不多一週歲多的外孩子，那孩子是那麽胖胖的，乾乾的，他有一雙烏黑的眼睛，那長睫毛是有些像他母親的，他懷有着那麽鮮紅的面頰，真的像甜餅的蘋果，而在那小嘴邊泛出的笑靨，是會使你想到兩朵綻笑的花呢。

青年婦女雖然是在安祥地，默默地坐着；可是我們可以看出那神聖的母性愛，是在不能抑止地溢露出來：她抱着他，托着他，撫撫他低頭，引逗着他笑……

坐火車總是件單調的枯燥事，何況這麼熱的天氣，烤火爐似地在車廂裏悶着；於是我便默默地看着這母子倆底喜悅，像是找着了消磨時間的工作。

在她們母子臉上，一層那麼聖潔的光閃爍着，使我憶起了自己底兒時，使我幻想到許多自己兒時底喜悅。可是不兩個日本太底粗澀歌聲，擾亂得我心煩了，他們那可憎恨的嗓音散盪在這幽靜的一角，使人們底感覺受到一種難耐的牽擾。

那母親扭過身去，對她底孩子吃奶。接吃！兩個鬼子同時笑了，而且開始衝着那婦人嘻皮笑臉地拍手調戲，引起了全車上乘客底注視。那婦人該是多麼難堪！她在這裏孤獨地受着異國人的底侮辱，可是爲了孩子，她閉上了眼，讓自己的奶子仍露在外面叫孩子吃。孩子吃完了奶，有些瞌睡了。母親一面撫拍着他，一面輕輕唱起那麽柔和的催眠曲

。望着孩子那安祥的小嘴，望着那羽樣的長捷毛垂下來，一對閣上的眼睛，她像忘掉了剛才投入救濟的不幸，又溫存地微笑了。

我仍默默地睇着這一幅慈愛的畫面：

孩子已沉入夢鄉了。母親停止了輕微的歌聲，俯下頭去，在孩子那可愛的鮮紅的面頰上，那麼慈愛地，那麼輕輕地親吻了一下。突然，「吉里吉肚艾斯，吉里吉肚艾斯，」那兩個日本鬼子歪眼兒撒嘴兒地說了一大串話；接着，我身邊坐着的那個日本鬼子，把嘴邊抽着的煙捲蒂兒拿到手中，猛然地放在那孩子臉上——「正昇方才那婦人親吻的地方，狠狠一按，紅火灼耀的煙灰碎散在那細嫩的面膚上。」「扎——」的一聲，那孩子猛一顫抖，醒了，那聲音像宰割一頭小豬，那哭聲是那麼嘶裂地號叫……

我是看的真真地，全車上的人也是看的真真地。

斷了線的珠串似地，一顆一顆晶亮的淚珠由孩子眼裏往外滾。那母親張嘴在抽搐，兩行清水已淅淅地掛在面前……我底脈搏猛烈地跳着，我想嚇起來，我想咆哮，我想扯碎了那張猶猙的日本鬼子的臉……可是我只能壓抑我自己像壓抑着一個暴烈的獅子，我只能那麼怯弱地使淚珠掛到自己的眼瞼上，我險些咬碎了自己的下嘴唇……

又看見了那本從鬼子手中脫落在我身邊的「日支親善」快覽，天，這是親善的實習嗎？我凝視着那書皮上「日支親善」幾個字，漸漸地那字體在我昏眩的眼前，擴大，擴大，擴大……

糊起來，那彷彿是用屠殺時血蹟塗成的，在散發着殘忍的，猩紅的，惡臭氣息……

特務科長的故事

假如你由北平來，假如你或者有着自北平來的朋友，那麼你一定會知道橫行北平的袁王——袁規。

袁規，這個比王克敏，比王揖唐，比朱榮，比一切大漢奸都還可怕，可憎的傢伙，也一點也不記得自己的老家——東北，被日寇奪了去，他得意洋洋地跳到閩內來耀武揚威，北平是他的紫金城，北平的一切都在他的鴛鴦爪掌下，他是天字第一號的惡霸，他做着偽北京市警察局特務科的科長。

他可以隨便敲詐人的錢，他可以隨便開着白面兒房販運毒品，他可以隨便擇一些大學生送到日本憲兵隊，做爲敬奉主子的年節禮，他可以隨便擇一些良家婦女架到他的公館，做爲滿足獸性的洩慾器……而專門捕殺抗日愛國人士是他的職業，給日本特務機關做情報，他是總要躍頭。

你要聽他的故事，是吧？好！我可以講給你聽，這故事是北京警察局特務科裏的人親自告訴我的。那時候我仍在北平，我仍在做着恐怖的敵後諜報工作，爲了行刺袁規，我曾和他的部下鬼混，並且拜爲盟兄弟。是的，結果我失敗了，我的朋友，同志，一個

靜在個衰親的陰惡陰謀下，犧牲了。可是更深的仇恨在我心裏生了根，我沒有一天能忘記他，今天我在這裏向你叙述他的故事，總有一天我會和他清算血債的。好，我要開始了，你別氣憤，也別害怕，你要靜靜地聽：

一 一盒蜜糖

北京飯店的舞廳裏，有一個年輕，漂亮，為每一個舞迷所愛慕的紅舞星白莉娜。她是那麼活潑，純潔，天真仍未泯滅的一個女孩子，她一點都不賣弄風騷，不妖豔放蕩，於是她更譽滿古城，紅得發紫。

當然，她是在過着快活的歲月，可是霉氣來了，袁規駕臨了北京飯店，坐檯子，開香檳，一小時的假戲，他提出來要和她結婚！

出乎他意外地，這砸了她一個釘子，金錢，地位，勢力，都不能使她甘心倒在他的懷抱裏，他簡直是氣瘋了。他狠狠地打了她一個耳光，一面叫着：

「哼，白莉娜，你這個活賄子！」

整個舞廳震動了，然而大家都是敢怒不敢出聲，袁規大步躊躇地走出去。

一小時後，警察，時務，來了一大羣，所有中國舞客均被檢查，混亂中，白莉娜被綁上了手。

一隻美麗嬌弱的小鳥，開始被一隻殘暴戾的惡狗擺佈着……可是白莉娜仍是在他的啃牙舞爪下不甘心地掙扎，反抗。於是，曾經和白莉娜有過來往的男朋友们，都在袁規的心情不佳下，犯了危害治安罪，一個個都被送進了囚牢。然而白莉娜始終不變卦，她不和袁規說一句話，她甚至不吃他的飯。

袁規突然換了面目，變得那麼和善，那麼謙遜，他笑嘻嘻地向白莉娜講：

「真對不住你，白小姐，原諒我吧，我已經決定今天放你走，讓你回到那甜蜜可愛的家。」

白莉娜說不出地欣喜。她開始向袁規道謝。袁規急忙接嘴說：

「不客氣，這幾天叫你受委屈，我還要送給你點禮品，是頂好吃的東西，是一盒蜜棗。」

白莉娜真是高興萬分，幾天來的悲哀完全忘了，他很感謝袁規，他能重獲自由了，他快活地說：

「好，我願意要你那盒蜜棗，謝謝你哪。」

袁規笑得更響：

「哈哈，蜜棗，好吃的，好！馬上就請你吃！」突然，他的臉變了，凶狠得嚇人，由口袋中，他抽出來一支手槍。

立刻有四個漢子跑出來，兩個拉着白莉娜的臂，一個漢子按住她的頭，一個漢子弄開她的嘴。袁規馬上把槍管伸入了白莉娜的嘴中，用力地一按扳機，拍拍拍拍拍……十響連發！

「哼！一盒子空彈，叫這死了頭都吃光啦！」袁規心中那麼地勝利，滿足。

二 紅襯衣

我要開始第二個故事了，也許會比第一個故事更使你氣憤，使你害怕，可是你聽下去吧。

在朝陽門外二廟附近境地裏，袁規曾親自導演着一齣驚人好戲。觀眾到的相當多，因為前三天的報紙上已登出宣傳廣告，戲目當然精采，是兩名要犯同時正法。一名是「重慶政府派來的間諜」，一名是「受了該間諜慫恿欲行叛變的治安軍團長」。

槍斃人一向是在前門外天橋的，可是這次袁規早已事先想好花樣翻新地表演一番，把槍決改為活埋，既有趣，又可以替主子臬軍節省兩粒實貴子彈。

當然，那個間諜是我們的同志，那個準備反正的偽軍團長也是我們未來的同志，他們都勇敢，都愛祖國，可是他們的機密洩漏了，行動失敗了，面前擺着兩個新掘的坑，這就是他們的義烈殉難處。

他俯站在坑邊，在我吩咐一聲令下，一大罐一大罐的土丟向坑去，很快地，土掩沒了他的膝蓋。我記錯了：

「先停止，我……說幾句話：在日本友邦的協助下，我們已建設起一片王道樂土，一座新北樂園，可是竟還有那麼混濁，不明是非，不睦好交，不識黑白的傢伙，甘心受重慶政府指示，在我們這光明天地之內，製造黑暗，危害治安。可也就會有受過重慶教育，吃着國家俸祿，也有保障全華北人民生命財產重任的，一位治安軍團長先生，竟甘心受那些傢伙的愚弄，出賣軍需，並且帶着兵叛國……對，你們說，胆大包天，我不能再佩服。現在我必恭必敬贈送一位最敬重的禮品，做個紀念。那是兩件漂亮的紅襯衣。」

於是坑中人被這地窖上這衣。可是那襯衣，分明是雪白色的，正在這大家不明白的一剎那，又在夏裡一聲令下，馬上兩個漢子提起兩根長長的鐵槓子，同時向坑中主人頭頂上，猛力打下去，立刻，肉裂腦漿飛，而那大量的血，沿着臉，沿着額，沿着頭，流沖下來，那麼迅速地，把整個的襯衣染成鮮紅……

一大罐一大罐的土又丟下去了，兩堆新墳，就此簡便地完成。

三 兩聲噴泉

你還要聽嗎？第三個最叫我心碎的敬事，簡直我不敢講下去了。我的聲音在顫抖呢。

一個深夜，某警教××家中被傳問了，兩個女同學被抓上了警備車，被送到特務科。

她們曾和我在一起工作了兩年，她們是我最愛的好姊妹。好同志，可是她們自那夜中出我永遠不能看見她們再出不了。

抓到特務科後，被關在密洞，被拷打，被關在牢子裏，然而他們的嘴，銅封着不說一句話。袁規沒有辦法知道和他們在一起工作人的名字，不能夠得一點她們的活動計劃。袁規望着她們的那張空白口供說不出的難受。

「只要你們說出你們的支隊長，你們的芬團長，立刻我會把你們釋放，你們要明白，我要自諒的是他們，不是那個軟弱的女孩子！」擺着醜惡的懇求臉，露着下流的賤媚笑，袁規對她們講。

嘿！袁規嗎！她們第一次地閉口啦：

「你不用問我們的支團，芬團長，他們會化名，會化裝，就是告訴你，你也不能尋到，我們倒可以告訴你，我們的團長就是蔣中正，你一定也認識他的面容，並且我們還可以告訴你，他就住在重慶，你可以用你的武力去逮捕他，你不用在這裏赫赫威風逼我們兩個女孩子！」

天，中華民族滅亡嗎？你聽，典型的中華女兒在義地絕號了！

袁超再不能容忍，他的肺肺都快被氣成粉碎，於是，一個成仁了。

可是，你想不到，她倆是怎樣被弄死的啊。

衣裳被那個地龍了一絲不掛，戲弄開始了……以後，上來人緊抱着她倆的臂，不使她倆倒下，分別有兩個失了人性的壯漢子，拾起刺扎的粗麻繩，一個在身前，一個在身後，在她倆的小腹下兩那地方，開始用力地拉，拉，像鋸齒鋸木頭一樣地拉，拉！鮮紅的血湧出來，飛濺着……

眼睛閉上了，呼吸停止了，她倆被丟在地上。特稀得的人們都受了感動，鐵石心腸的動物們，也都快流出淚來了。可是袁超在得意地笑，他欣賞着兩個光滑滑的少女屍身，那鮮紅的血仍一直在向外湧，向外飛濺，他叫着：嘻嘻，這動人的景色，這大自然山水中覓尋不到，如此有趣的肉體噴泉啊！」

四 不完的故事

噯，我已細講了三個故事了，可是他的故事沒有完，還有第四個，第五個，第六，第七……更殘忍，更殘忍的故事。可是，你恕了我吧，我再沒有勇氣講下去了。

三重奴隸

三年前，那時我仍舊在北平讀書。

學校建在崇文門大街的東面，每次跨出校門到外面散步去，第一眼看到的便是崇文門大街西面的一帶灰色牆，那牆是長長地由崇文門洞一直蜿蜒至東單牌樓，日月風霜的侵蝕，使它已經斑白蒼老，可是它還環圍着一個個槍口眼睛，猶視着街上行人，頭頂上方則高傲地飄揚着法西斯帝國國旗。

那牆裏面就是所謂別有洞天的東交民巷，是愛新覺羅王朝遺留給我們的一大塊心臟，是帝國主義向我們身上分泌毒液的中樞神經，一百年前他們在那裏給我們披上奴隸外衣，而如今在淪陷了的華北，在日本鬼子和漢奸的橫行下，是我們三重奴隸的地獄。每次的散步，總是被這一片恐怖景色，籠在心上一層闇影，而垂頭沮喪地歸來。漸漸地，我不敢出街、散步。

是一個星期日，天氣那麼好，太陽光像醇酒，輕輕地在人身上，人們便都要躊躇惺惺了。我預備到校外去傾吐一下壓在心上多日的積鬱，我趕快一個半月不上街呢。

脫下來每天上課穿的藍大褂（在大街穿着藍大褂會被日本人認為藍衣社份子的），穿

上一套咖啡色西裝，打一個花領帶，很高興地出了校門。

可是，一抬頭，便又不能避免地看見街西面的灰已長牆，只好加緊腳步，希望立刻飛到自見牌電車站上。然而又碰上了「此路不通」；街中心堆滿了人，圍攔成一個大圈子，外國的人們都踉蹌着走，伸着脖子，張着嘴，往裏面看，身材矮的一面咒詛着高大的別人得天得厚，一面幸憐憐地圍着圈子打轉，小孩子們則都已爬上了電線桿。

圈子裏到底在弄甚麼把戲呀？我也被吸引住了。

我聽見了人們的紛紛議論，原來圈子裏不是甚麼喜劇出演，是一位洋人的汽車撞着了中國人。說是悲劇嗎？也不準，在這這年頭與這種地帶，中國人的生命和隨便任人踏死的蟬，沒有大分別。

我想走開，可是沒有路。看着也好，伸進一隻足，然後斜一下肩，我把頭擠到人堆裏去。清清楚楚看到的，是一輛烏龜似的小汽車，車輪旁壓着一個滿身血淋淋的中國婦人，眼睛張在睜着，可是不像仍在喘氣。婦人身旁蹲着一個中國漢子，手上也全是血污，一個警察拿着很小的小本子（日本皇軍是不發給偽警手槍的），焦急得要命的樣子；然而倚在汽車門上一位紳士似十足的洋人，吸着雪茄，那麼逍遙自在，迷縫着眼，吐着白色煙霧。

「對不起，先生，這件事總有個結束呀！」警察客氣高分地拍着洋人的肩膀。

「喂，你少勸我，你認錯我？你認？我管你們怎樣結束？」洋人的華語相當流利。他用力地吐着這一個一個的字，應該像是鐵鏈打下一顆顆釘子，釘在警察心上——因為警察老爺是有身份的，在大街上除了日本人他就是皇帝，他胸上佩着的新民會徽章和日滿華親善徽章，是表示出他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可是他碰上了這麼一個不懂事故的洋毛子，沒奈何暫收斂一下威風。

那個漢子倒不甘示弱，跳起來：

「甚麼配不配？你撞死了我的老婆子，還不許我們老總勸你一下」
可是警察不敢接受那漢子的好意，却拉住他的手：

『有話慢慢說，不能動野蠻，』一面轉過笑臉向那洋人：

『是的，先生，你的車子傷了人呢。』

『那是你交通管制的錯誤，你處罰你自己吧，哈哈！』洋人笑起來。

『好，那麼請你跟我到日本憲兵隊去打官司，』警察也發火啦。是啊，他有日本憲兵隊撐腰做後台！

『你拿日本憲兵隊嚇唬中國人，哼，我也怕嗎？走，我們一塊去意大利府，去意大利府（註）！』洋人指着那灰色牆叫。

——意大利府！這四個字像是魔術一樣神怪地，把警察變成了啞吧！警察張着大嘴吐不

出一個字，看熱鬧的人羣也都悄然無聲，只有人羣外被阻住的電車前後相連地在那兒急燥地響鈴。

『他媽的，甚麼意大利府？』那漢子一撻襖袖，又想衝上去。

『嘿，你敢打外國人？你想給我找麻煩呀！』警察把那漢子推開。

人們都憤憤地咕咕着，可是聲音小得像給自己聽，電綫杆子上的小孩子倒不懂害怕地嚷：『揍那個意國鬼子！』

警察聽見了馬上叫着：

『小王八羔，小猴子們，給我滾開，你們想裝硬漢子，除非你們媽媽嫁了日本上將！』

這時，又走來了五個大搖大擺醉薰薰的意大利水兵，擁進人堆裏去。那個洋人有個幫兇，更氣餒萬丈地大聲和那五個兵說了一片意國話，然後，便一齊猛古丁的拉起那個漢子衝出了人圍，一面拉着往那灰色長牆走，一面開始腳踏拳打，人們便哄哄地爭先恐後的排成一個長蛇形跟着。

釋：

『這小子不開竅，不挨打也不知道苦頭，簡直成心給我添麻煩，一點也不懂目前的

天下大勢，人家和日本皇軍是甚麼軸心；是驢頭的盟兄弟，人家××年以前就有了甚麼領事裁判權，你有個屁？」

那漢子被毆打得鼻孔和口一齊往外冒血，倒在地上呻吟。六個德國人勝利地回來，坐上那烏龜的汽車馳走了，人們忘記了血泊中死了半天的那個婦人，仍一勁地伸長着脖子遙望那快駛入東交民巷的汽車背影。

我也在麻木地悵望着那車影，於那車影完全消失了，它是平平安安地到了那灰色長牆的裏面。那牆上的槍孔眼睛睜得更大，在放射出侮辱的猶得的目光，那牆上飄揚着的法西斯蒂國的旗幟，更猖狂地飛舞……

天哪，我有點不能忍不去，我用力地撕我的咖啡色上衣和花領帶，我呼着：

「這上天驕子的服飾，這文明人的外套，我不配穿它！我們是三重奴隸！」

別人都以為我瘋了，又馬上把我圍成個不透風……

註：意大利府就是東交民巷裏的意國領事館。

筷子的故事

壯牛大哥是我的一個遠門親戚，仔細的論起輩數來，我應該叫他做叔叔；可是他那股爽直、豁達，和滑稽勁，是不願意我叫他叔叔的：

『小藍，咱們是兄弟，以後叫我大哥！』

那時，我大概只有六歲，他還召喚我小藍呢。

他最擅長的技術是打槍。在我們老家，那座陰森龐大的宅子裏，他是所謂「看家護院」的。後來，我們家搬到天津住，他仍是跟着我們在一起。他長的挺魁梧，頭大，眼睛大，拳頭大，腳大，粗眉毛，粗脖子，粗胳膊，粗腿，所以父親時常叫他：『壯牛牛』我頑皮地叫他壯牛大哥時，他非帶高興：

『對，以後就叫我壯牛大哥吧！等你長大了也跟我這麼壯實纔好呢，那時我叫你壯牛弟弟！』

我開始上小學了，每天早晨，他騎着自行車，把我放在車大樑上，送我到校裏。一路上，他不停地給我說故事或是唱小調，而最惹我喜歡的，是他教給我的一段蓮花落：

『柳子柳，柳子柳！小兒本兒，賣涼粉兒，打了碟子，賠了本兒！柳子柳，柳子柳，柳

隨後，他講給我一些日本鬼子在中國幹的壞事。給我在心靈上，印下對日本憎恨的影子的，他是第一個人。

父親到河南，山東各地，一些土匪出沒區，去創辦工廠，壯牛大哥便那麼得意地帶着他那柄德國造金子鎗，跟隨着父親走了，於是，我們中間有了五六年的分離。

他重回到天津來的時候，我已經在初中畢了業。那時，我天天打球，練雙槓，游泳，身體非常結實，尤其胸脯凸凸的，更顯得雄糾糾。

他一見到我，便叫出來：

『呀！真成了壯牛弟弟啦！瞧你那高聳的胸脯，比你嫂子的乳房還凸呢！』

我纔知道，他已經結了婚。他太太長的滿漂亮，有一種都市中找不到的「村姑美」。我叫她娘子時，她又高興又有點羞怯。她們倆都住在我們家裏。

不久，便發生了「七七」事變。我們全家搬到英租界親戚家避難，壯牛哥嫂爲了自己的生活，也開始在特別一區租路賃了間房子，開了個小飯館，壯牛大哥是經理，他太太是庖廚。他們那飯館裏飯頭蒸的很好，幾乎將要和「狗不理」（註一）的炮子一樣地出了名。

特別一區，原來是德國租界，第一次歐戰後，由中國收回，天津一陷落，便完全成

了日本的佔領區，戰艦仍在進行着，可是雷聲是在向南方撤退下去，於是，敵人特別製了一個大汽球，高而懸在半空中，球上寫着「保定陷落矣」，「滄州陷落矣」一些字。並且每次出巡時，總警務機關換戶去送信兒，要各家一舉掛旗慶祝——掛紅膏藥旗。爲了掛旗，壯牛大哥發生了尋常一時的笑話新聞：

那天，是敵人掛出「石家莊陷落矣」的汽球。我正巧有事到特別一區去。路過福州路，看到滿街掛着，都是紅膏藥旗，我真有說不出的，太多的忿恨；可是，突然我發現了一面怪模怪樣的旗，不由地，我立刻笑出來了。那面旗正是掛在壯牛大哥的飯鋪門口上，是一大塊細粉口袋布，上面有個很小很小的紅色圓點。

「兄弟，你看，這日本旗怎麼樣？他媽的，剛才來了兩個漢奸警察，非叫我掛太陽旗不可；我拗不過他們，便順手抓進一個洋麵布袋，在上面用點銀頭的小竹管（註二）點在上面一個紅點。」壯牛大哥和我得意洋洋地解說。

不一會功夫，一傳十，十傳百，人們都來爭先恐後地參觀這面奇怪的，含有諷刺性，辱侮性的敵國國旗了。

第二天，我又去到壯牛大哥那，他太不正在哭泣，她說他被警察局抓去了。可是，她不肯告訴我爲了甚麼原因。

第二天，壯牛大哥被放出來，屁股都被打腫了。

『藍弟，你猜我爲甚麼被捉去的，他媽的，昨天又來，兩個漢奸警察，說我掛的子不合標準，因爲紅太陽太小，把我氣壞啦，他媽的，我一生氣，找出來個瘦子的月經帶給塞掛上了。我向他們說：『瞧，這面大日本國旗真呱呱叫，不是小紅點子，紅了一大片！』他又笑又氣地和我講。把我四肚子都樂得痛起來。』

我臨走的時候，他很鄭重其事地和我說：

『我不再受這份窩囊氣，我明天就回老家，幹游擊隊去！』

他真地走了，帶着他的太太。他參加了張國樞的隊伍。那時，張國樞是津浦路抗日聯軍總司令。他會來過一封信，說他太太因爲奔波過度病死了，可是他並不太難過，因爲他生活得很有意思。後來家鄉有人來，說他已做了張司令的衛隊長。

一年後，他重又回到天津。他居然也會哭的，他哭啼啼地和我敘說着張司令殉難的故事。

『壯牛大哥，別哭啦，在天津你還是可以抗日的，和我在一起工作吧！』我安慰了他半天。那時，我已經担任後援會活動的任務了。

他工作得很好，在幫助我們傳遞情報，和對天津四郊的游擊隊聯絡上。他幾乎成了主要角色。我的同志們也都很喜愛他。

天津發了大水災，過街橋成了河流。我們買了一隻木船。那時街面上既已，澤國，

秩序亂得一塌糊塗，警察也管不了事。我們便每天坐着船到日租界一帶街道上去玩，玩甚麼呢？那也是壯牛大哥發明的遊戲——就是用船箭扎日本商店的玻璃窗子。

水已淹過了兩層樓，所以第一二層房子上的窗子都已沒在水中。壯牛大哥便很狠地，滑溜地舞起船箭，往那些窗子上扎去，叮——噹，叮——噹，嘩刺——嘩刺——一大塊一大塊的玻璃都碎了，於是，東亞會館，宮島料理店，興亞醫院，樺村洋行，日光堂……一些房子裏，全被綠色的發了臭的水湧進去。

一天，我們上了英工部局引渡刺強犯（註三）的船，上面由日本憲兵押着划來。真是滑天下大稽的荒唐事！真是的刺強犯是我們的兩位工作同志，他倆早已由香港乘飛機飛到了廣州，並且安祥地在華西壩××大學讀書了。天曉得，還有甚麼刺強犯在引渡？

壯牛大哥禁不住地大笑起來。

警察來干涉他。他擺着個鬼臉：

『我應該高興呀！我在慶祝大日本神通廣大，捕獲了刺強犯哪！哈哈哈哈哈！』

警察還得說不出半個字。

廿九年，我們都到了北平。我們仍舊發揚着抗日除奸工作。我們煽動着信治安反正，我們像西郭路警察的變態圖文警察派出所；我們在去西山的路上截獲敵兵的運糧卡

……可是，終于有個清晨，張平大哥被擄了，他被擄到日本憲兵隊。

他的被捕非同小可，因為我和一些同志的生命都發生了「不保險」——只要他在威迫或利誘下，動一下舌頭，說出我們幾個人的姓名，我們便會被敵人送到陰間去做鬼。

可是，為了我們和他的濃厚感情，我們仍不顧危險地想盡計策，設法託人營救他出來。結果，我們絕望了，我們由日本憲兵隊裏的人的嘴中，聽來了他的信息：

他是不會出賣朋友的，他是個有骨氣的硬漢子，他一個字也不肯吐露，他的口供是一張白紙。他只想自殺。

日本憲兵怕他自殺，把他擺在一個橡皮屋子裏住。

他知道，他沒有希望再出來生龍活虎似地做一名抗日戰士了。擺在他眼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條是投降，一條是自戕。可是，他沒有鎗，他沒有刀，他想碰死都不行，牆壁是橡皮的。

可是，一個英雄敢去死，有勇氣去死，總會是有辦法的。終於，在一天吃午飯的時候，他將筷子放進他的耳朵中，然後，把身子斜臥在地下，筷子的一端頂着地，一端頂着他的頭，他用力地把自己的頭往下衝去，那筷子完全由耳朵進入了他的頭，血簌簌地完全了這個壯烈的成仁。

這言，他留下的，只有那由耳朵中拔出來的，鮮血染紅的筷子。……

城 記

他的耳
下來，他
也沒有一句

我的親愛的壯牛大哥，從此永遠地離開了人間。可是，他仍活在我的心裏，每天我總想到他三次，我每天要吃三次飯，我要用三次筷子。每次當我提起筷子來時，我的手便不自知地打抖，我的心也可怕地打抖……

「附記」據說有一次大連日本倉庫被燒，放火的是一個華工苦力頭，被捕後，他也曾用筷子自殺，和我寫的是兩個人，兩件事。

「註一」「狗不理」是天津最有名的飽子餛。

「註二」在天津寶坻鎮上有一個紅色園點，為的好看。

「註三」偽華僑銀行總經理程錫庚在天津英租界大光明電影院被刺，日方要英租界巡捕出手，英工部局乃以一假犯人引渡。

白俄、卜萊萌斯基

一九三九年，在天津。

因為工作關係，我住在英租界小白樓。和我同住的有馮秀，劉光兩個人，他們是我的工作同志。

小白樓，特別一區交界，往來傳遞情報比較方便，販賣槍枝的猶大商人都住在特別一區，我們一個發報電台也設在特別一區。小白樓呢，則更是一塊理想的間諜活動地帶：那兒有繁華的街市，有擁擠的商場，有熱鬧的茶館，有聲勢宏大的舞廳、有通宵狂歡的酒店，咖啡館，跳舞場，妓院，有各色各樣的英國人，美國人，法國人，德國人，中國人，日本人，印度人，猶太人……還有沒有國籍的「特種流浪者」——白俄男女。白俄是可怕的，住了房子會不付房租，吃了飯會不付賬，喝醉了酒會滿街跳舞、擁抱、大哭、大笑、罵人、打人……連英國巡捕都不敢理他們，因為英國工一局的囚室裏他們去的次數太多了，沒有那麼多的錢得管他們的飯。中國人更是見了他們躲得遠遠的，雖然他們沒有領事裁判權，可是他們的頭髮是黃的，眼珠是綠的，這是上帝賜予一切白種人的優待，是叫人看了害怕的記號。

可是，我和蘆秀、劉光三個人每天都在想着方法和台俄接近，每次當我們又開始認識了一個台俄，便歡喜異常。

在羅勃·普瑞士先生家中，我們認識了卜萊斯斯基。

普瑞士先生是我們的英文教師。他辦着一間英文夜校，有二十幾個學生，因為他性情好，我們很喜歡他。他是個退伍的華國兵，和一個台俄女人結了婚，生有一個漂亮的女兒妮娜。普瑞士姑娘，卜萊斯斯基是他太太的弟弟。

卜萊斯斯基，高大的個兒，雄糾糾的神氣，和我們握手時用着很大的勁。他能說普通的英語和中國語，所以我們大夥能談個不停，馬上成了熟朋友。

他走後，普瑞士先生對我們說：

『以後你們不要常理他。他雖然是我的內弟，可是爲我和你們的友誼，我不能不告訴你們，他好像在日本人做情報，而你們——』

他是知道我們三個担任着敵後工作的。我們常和他談論中日戰爭，他非常同情中國，並且我們的一些傳單是他小姐妮娜姑娘幫助油印的。

『那不是更好嗎，我們正想找這種人幫忙不着呢！』我們回答了他。

『找這種？有甚麼呢？典型一流氓！我早想把他帶到我家來了，我太太也總是同他吵架，他還帶了會騙害我們的。』普瑞士說地很嚴肅。

『不要緊，等我們的好消息吧。』我們向他笑起來，笑時他有點莫名其妙。走到街上，我們三個也有點莫名其妙了。我們紛紛議論着怎樣處置卜萊萌斯基。

『把他灌醉了，往外扔他的秘密！』蘆秀說。

『脆把他請到咱們家裏，用手鎗逼着他說出他怎樣給日本做情報。』劉光說。可是，這都不是上策。我們得慢慢地着手進行，多費些功夫也會多有些收穫。

爲了獲利，我們得先下本錢。在瑞士琳餐廳我們設了大宴，請卜萊萌斯基首席，請普瑞士全家作陪。賓主盡歡，飽吃一頓。晚後又約卜萊萌斯基到聖安娜跳舞，他和一個白俄羅斯舞女露霞那麼狂歡地一直跳到夜深。

回家途中，他高興萬分地和我們講：

『從來沒碰到過你們三個這麼討人喜歡，這麼有趣的小夥子！明天到我家去玩吧，有糖，有酒，有小姐們。』

第二天，蘆秀到他家去玩，回來說：

『他的家是一個賣牛津香腸的舖子的樓上，屋子不太大，男男女女的到挺多，他們正在賭撲克，非要我參加不可，結果我輸了二百元，可是他贏了三百多，還滿意，並且請我吃的晚飯。』

第三天我又去約他到聖安娜跳舞。第四天劉光陪他喝了一天酒，還逛了妓院。

一天一天地，我們和他成了朋友，假如說是酒肉朋友呢，起碼可以說是親密的酒肉朋友。我們四個人一塊出入賽馬場，同力球場，賭錢是我們的，贏了錢不是買衣物送給他，便是把錢借給他（這還當是平日手頭的）。

終於有一天，他假誠懇地說：

『你們對我如此好，我都不知道怎麼酬謝呢。』

『那該？年青人總是喜歡年青人，咱們在一塊玩，大家都幸福。』我們同答他

『是呀，是呀，咱們得彼此相愛到永遠，上帝該見證！』他把我們三個摺在一起

四個人一塊跑到小總會喝酒，夜半以後回到家，卜萊斯斯基睡得像一罐爛泥，倒在我床上睡去。

魏秀和劉光開始搜他的全身，結果，搜出來一張極有價值重要文件——是他寫好的一件機密呈給日本特務機關的機密報告，那上面說他發現了一個日本士兵組織的反戰團體，並且還有名單，首領是一個姓張田的軍官……

天亮了，他醒來了。

我們海關天空飛亂談一氣，談來談去談到了中日戰爭。

「你倒底同情中國呢？還是同情日本。」汪秀鄭重其事地問他。

「我呀，誰也不同情。我同情我自己！我同情俄羅斯！你看，小白樓過街有多少俄羅斯人流浪，他們都會是王公侯爵，都會是貴族夫人，而如今被迫迫着賣腰子，賣麵包，做乞丐，做妓女，做小偷……」他傷感地回答。

「可是，你是夠快活呀！」謝光向他敬酒鬼臉。

「是的！我每天可以吃酒，以跳舞，可以賭博……」說等他說完，我便突然接下去：

「這可以給日本做情報，可以領許多獎金！」

他應該是意外發覺或恐慌的；可是他卻沒動聲色。他伸手摸了摸內衣的口袋，口袋是空的，他知道那幾文件已經被我們拿去了。

「是的，我在給日本做情報。」他誠實地說出來。
我們倆開始談判：

「你說過的你不同情日本。」

「是的，我一點也不同情日本，我是要他們的錢。我同情我自己，我同情俄羅斯，俄羅斯人是沒有國籍的，誰給我錢，誰就是我的祖國！」

「可是，你應該明白日本是個可怕的野蠻國家，中國是個可愛的文明國家，你應該

愛中國。」

「我懂得，我也很想愛中國。可是，我愛中國，中國不愛我——中國不給我錢，我愛錢！」

「我覺得你很誠實。」

「我們是好朋友，我不能不誠實，我說過的，我們得相愛到永遠，上帝做見證！對于你，我一點不降臨。」

「那麼，我一點也不降臨你，我們就是給中國做謀報的，把我們送到日本特務機關，你可以發一大筆財！」

「啊？啊？……」

「否則，你就開始愛中國，我要你愛中國，我給你錢！」我大聲地做了個結論。

從那天起，他開始供給我們情報，不過沒有甚麼寶貴的材料；可是我們却救了日本反戰團體首領濱田的命，本來卜萊萌斯基會要了他的命的。現在，却由卜萊萌斯基的介紹，我們和濱田也成了好朋友。

濱田訂到特別三區警備團花園裏做守衛，那裏面是日本的一個大倉庫，貯藏着大量的軍火、糧食、汽油、呢子軍服……那是我們注視了一年多的爆破目標！

「我不能白拿你們的錢不幹事，這次我得冒險拚命，等着吧，好漢！可是我特

『需銀一萬元！』卜萊蒂斯跑來和我們說。

『我有五千元借務，還了債，我得和維麗結婚結婚，開始新生活，還得五千元。』

他緊緊地握著拳頭。

好，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我們答應了他的請求。在賽馬場，在同力球場，卜萊蒂斯基、濱田、蘆秀、劉光，我們不被任何人注意地召集了同志，備妥了計劃。

於是，皇國花園的大倉庫起了火。

卜萊蒂斯打死了駐守倉庫的日本兵官，穿上了那個兵官的軍裝，由濱田領著他大搖大擺地進了倉庫，哨兵還給他敬了個禮，一枝火柴便燃着了堆積如山的汽油桶，然後，大火漫天，一燒竟燒了一天兩夜！

九死一生地，他竟脫險渡過海河（註）回到英租界。

全天津的人都震動了。尤其是中國同胞們興奮得不可言狀，他們說這是中國勝利將臨的序幕……同時，奇怪的傳說在各個角落裏傳播：有人說一種新發明的火箭，由海河輪船上射到皇國花園，而起的火，有人說是一隻無音飛機投下的燒夷彈而起火，也有人說出了江灣大俠飛簫走壁去點的火，也有人說齊天大聖孫悟空下凡來，吹了口氣便把大倉庫付之一炬……

卜萊蒂斯甚樂的快活了，見到我們便不住地：

『哈哈，我最得意的是那個倭日本鬼子哨兵，給我敬了個禮，哈哈哈哈哈……』他賃了一所新房子，他和羅蘭結了婚。

華瑞士先生由我們這裏，知道了這個人新聞的對象，對於卜萊斯斯基的現象也一變如新，時常請他到家中談天，吃飯。

可是，一天，羅秀和彼說：

『卜萊斯斯基有些不保險，我們是不是應該以後絕對避着他？或是弄掉他？日子久了，敵人不住地搜查，他會出賣我們的。』

『不，我們不能果斷地將那陰險的間諜刺死，他是我們的好朋友。』我沒有贊成。

後來，劉光也得三地和彼說：

『事情也成功了，他也享了天福，為我們本身的安全——也就是為我們整個工作的前途，我們非幹掉他不可！』

可是，我們仍舊堅決地持着頭。

卜萊斯斯基，却有一點改變，繼續供給我們情報材料。我相信，他有點真地愛中國了，我也時常記着他說過的話：『我們得相愛，永遠，上帝做見證！』

天津英租界被日本封鎖後，我和羅秀、劉光、三人到北平工作，便和卜萊斯斯基很

少傳遞信息。可是我總想給他，那時他還有許多沒完的錢，生活異常優裕，倒也不用我操心。

一九四〇年冬天，寇秀在平被捕犧牲，翌年，我也在交通綏中逃到了黃河南岸，剩在北方物只有剩光，仍在平津一帶工作。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日本佔領了天津英租界，一切形勢當然又完全改變了面目，劉光也回到後方。他見到我，首先便提到卜萊斯達基：

『於小子現在可發了洋財！居然正大光明地穿起日本軍裝，做起了日本軍官來了。他正在主持日六特務機關在英租界的發展，專門辦理嚴密一切外國僑民的事宜。居然，他又想起和我們算舊賬，一天往普瑞士家中跑三趟打聽我的化名和住址，後來他講到了普瑞士的家產，活活氣死了普瑞士太太，投龍燭鄉，普瑞士小姐竟被他強姦，後來又把地送給一個日本憲兵少佐，他臨終太太……』

我聽着這些可怕的消息，幾乎要哭。

『哼，當初，你不肯聽我們主張幹掉他，如今，放虎歸山，留下了這條禍苗胡作非為，反幾乎送掉我的命。』劉光又把我要報了一頓。

是的，卜萊斯達基就是這種人，雖然可恨，也夠可憐。我想起了他那傷感的神氣，談着：『我同情我自己，我同情俄羅斯……』

他也可以算對時生我們，因為他極誠實地講：

『我是沒有附庸的，誰給我錢，誰就是我的祖國！』

「註」海河就是白河，河這邊是英租界，對岸便是特別三區。

軍用大事件

從民國廿九年初春到秋寒，我在北平未間斷地從事着「懲惡華北治安軍反正」的工作。那時，我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一個營單位上，那個營長是我的小同鄉，名字是趙宏文。

趙營長是齊燮元辦的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的畢業生，受過純粹的漢奸訓練和奴化教育；可是，中國人總是中國人，我覺得有時候他的天良也一陣一陣地發現。他駐在中南海公園集訓新兵時，我時常去找他玩。一開始，我們是酒肉朋友，後來可以說是彼此利用（因為我認識點日本人，能說點日本話，他請我替他包辦一切對日本人的交涉和應酬，我則想由他那裏弄取點偽偽的軍事秘密），最後呢，天長日久地也漸漸有了點真友誼感情。

剛剛可以放開膽子和他談談中日戰爭，進行懲惡反正的初步時，來了個雞飛蛋打，一切垮完，——他們那一幫人要開到高碑店駐防，立即要離開北平。

我比失了魂還難受，快一年的時間，費了多少心計和金錢哪，結果是落了個人財兩空。還好，趙營長由高碑店來了信，他說那兒生活安靜而舒服，希望我去享兩天清福。

是的，我得去找他，我不能白白荒蕪了那麼多的寶貴光陰，而收穫毫無。

搭平漢線客車，我由正陽門南下了。

車上一分鐘也不停止地進行着檢查工作，憲兵鬼子和偽警忙地滿頭大汗，手忙腳亂。他們好像已經有點神經失帶，他們以為每一個乘客都會是游擊隊或是南方的特務，他們向每一個乘客直眉瞪眼地叫罵，審問，他們任意揮拳舞掌，把乘客們的臉打得流血：兩個日本乘客輕輕地，譏諷地說：『這樣做也不好，會防害我們華北交通株式會社的生意呢——中國人都不敢坐火車了。』

一面說着，他們不由地笑出來。他們是這麼安閑得意的，因為所有乘客都被檢查，而他們卻是例外的。我可也是例外的。我有一張趙營長寄來的治安單旅行護照在手裏，平時這東西是可恥的漢奸標記，然而在這兒，它却是靈驗的避鬼符。

車過蘆溝橋時，我不自禁地向窗子外伸了伸頭。那一帶長橋仍那麼雄糾糾地列在那裏，永定河的水在下面流動，嘩嘩地響個不停，像在絮絮地敘說着昔日映照在水中的橋上壯烈戰爭的畫面，也像是嗚咽地奏着哀歌，因為如今飄游在水中的是插在橋上一面紅膏藥旗的醜惡影子。

宛平縣城也出現在眼前了，城牆上滿處是炮毀槍傷的痕迹，可是敵人已給它披上新裝——城牆上貼着極大的字：東亞和平發祥地。我幻想着當初吉星文團長在這裏天殺鬼

士兵的動人場面，日本帝國的崩潰大戲是在這兒表演的精采序幕呀！日本不久就會崩潰，那麼和平也就跟着而來，這確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和平發祥地呢？

黃昏時分，車到了高碑店。我大搖大擺地走出站來。走出二里許，便望到了空中飄着的紅黃藍白黑五色旗，那兒是治安軍營部。

站門崗的衛兵給我敬了個禮。我們是老朋友，在北平便熟識的，他叫陳大貴。

趙營長見到我親熱非常，待爲上賓。他特別地命令伙伕做餃子吃，並且他的太太親下廚房指導。

晚上，大夥都多喝了一些酒，我還不覺得怎樣，趙營長却支持不住了。他太太不准他酒味刺人地進臥室，我便和他住在一個小房間裏。他醉惺惺地，叫着我：『老弟呀，老弟！』

『睡吧，明天再談。』我有點疲乏，想睡了。

『不，老弟，我一點也沒醉，我要跟你講，你哥哥受了委曲，你嫂子直要和我鬧離婚哩！你猜爲甚麼？他媽的說起來叫我難過：上面的命令是要我們這一營人坐火車由北京來的，可是臨時車站上來了一羣日本兵佔滿了車，他們也是開到高碑店的，結果我們竟不被允許上車，我派秦副官去交涉，他反被鬼子兵打了兩個耳光，天哪，秦副官是我太太的弟弟，打他就是打我太太，打我太太就是打我……』

嘿，好機會來了，抖了抖精神，我便火上加油：

「趙營長，咱們是知己，得說真心話，鬼子兵太欺侮咱們了。這兩天游擊隊挺活躍，你趁早和他們通好，把鬼子兵「幹」一下！」

「好，好，明天我就召集全營弟兄訓話，我不能受這種氣！我是維持華北治安的軍官，我自己的副官的平安都維持不住嗎？對，把鬼子兵「幹」一下！」

我興奮起來，一夜沒睡好。我沒想到我的計劃會這麼快地，意外地，能夠完成。

可是，我失敗了。第二天，趙營長一覺醒來，酒勁也解了，昨夜的事他忘了個乾乾淨淨。他反側和我商議起升官發財的步驟，他正在想着在年底變成個上校團長。

我給他擬了個計劃表：第一天是請小島正雄——駐在萬碑店車站的日本兵官，吃飯聊歡。第二天是向當地老百姓們演說宣撫，第三天在野外放兩排空槍，寫個報告呈上去就說是捉住了若干若干土匪……他高興萬分。

小島正雄來赴宴時，我做了雙方的翻譯。小島和我談的很發生興趣，他的我有暇到他玩玩，可以打打棒球，也可以打打麻將。

從那天起，我又成了小島的麻將教師。

一個月很快地過去了。我有點焦心，我不能永遠住在一個偽軍軍官家中做食客，也不能永遠做笑客地做一個敵人的麻將教師；可是，我又不能白白跑一趟，平安太吉地

送回北平去。

好，天賜良機！小島由北平弄來了十隻軍用犬，感謝這些狗娃，這些狗完成了我的使命！

小島舉行了一次軍用犬公開實習表演，老百姓們都跑去看熱鬧，我和趙營長帶着一些士兵也去參觀。表演地點是一個小廣場，日本兵正在發着口令，那些狗便照着口令表演着各種動作。老百姓們都笑了。可是還有一場叫人哭的收場表演哩：場子上擺上了五個高大的稻草人，草人戴着瓜皮小帽，穿着藍布大衫，表示出這是「支那人」，草人的肚子中預先放置了幾大塊豬肉和豬肝。表演開始了，狗們飛似地跳到草人身上去，咬爛了腹部，狠命地大吃了一頓裏面的美味食品，草人一個個地倒下來，帽子也掉了，藍大衫也破成了布條……鬼子兵們一齊哈哈笑起來，一面紛紛議論着：

『好，好，再訓練幾次，牠們可以咬活的支那人的肚子了。』

我老實實地，把這些話翻譯給趙營長大夥聽。本來他們看到那表演已夠不快活了，這一下，更使他們垂頭喪氣地回營部去。一路上士兵們忍不住地發牢騷，他們說日本兵太辱侮了中國人。

『隨他們去吧，反正咬的是草人。穿上中國衣服又怎樣呢？日本人還不是有許多穿中國衣服的啊！』趙營長的回答，真是妙極。

可是，全營的士兵們知道了這新聞後，都忿恨非常。他們早已開始恨鬼子兵了！因為鬼子兵不准他們乘火車，強迫着他們由北平步行了三天纔到了這裏的。

又一天，我和秦副官，還有那一個叫陳大貴的兵，到車站附近散步。前面圍着一羣日本兵，圈子裏傳出一片騾狗吠聲，鼓掌聲、歡笑聲、哭叫聲。我們走過去一看，三鄰，立刻把我們嚇呆住啦，原來鬼子兵在正式地用活人表演他們的軍用犬了：

三個中國女人，衣服都已被脫光，那些瘋了似的狗羣往她們赤裸裸的滑亮的身上咬去，三口兩口便咬破了肚子，隨着噴泉般的血漿外湧，那花花綠綠的腸子都流了出來，兩個女人已經死了，狗仍不放鬆地在她們鮮血淋漓的遍身，各處用爪子拚命地抓，用口頭拚命地咬，用牙齒拚命地嚼，一個女人還沒有死，正在地上嘶叫地打滾，狗也和她在一起不公開地打轉……

秦副官和陳大貴的臉都變色了，變得又白又青。

「怎麼辦？我們看着他們這麼惡作劇嗎？」我向他倆說。

「是的，俺老陳沒見過這種把戲！我去打狗！」陳大貴的臉又變成紅的。

「還是請你去和他們理論一下，」秦副官向我說。

「理論？他們懂甚麼道理？可惜我們今天來的人少，否則，哼——」我開始煽動

了。

『對，咱們今天來的要是人多，就可以湊東洋人，那麼就是人少呢，就先揍死點狗！』陳大貴確已過止不住怒火。

『嘿，就是他媽的那個小子在正陽門車站打的我兩個嘴巴！』指着一個鬼子兵，秦副官想起了自己的舊恥辱。

這時，一個中國小孩在大聲地哭了，向那個在地上打滾的女人喊着：

『姐姐，姐姐！』

鬼子兵們扭過頭來：

『哈，哭嗎？小夥計起來，讓你也嚐嚐這滋味！』

一個鬼子兵把那個小孩提起來，像擲球似地丟到圈中間，摔也摔了個半死，可是四五隻狗一齊飛似地跳到他身上去……我挺身都抖起來，我分不清那狗是在嚼着那個孩子的肉，還是在嚼我的心。

我們都忍耐不住了。我好像馬上會哭出來。陳大貴在罵街：

『奶奶，有機關槍，我都給這些鬼子們啣爛完蛋！』

秦副官的拳頭也捏起來說，向我說：

『你去，叫他們馬上停止這殘忍行為！』

鬼子兵會懂得甚麼叫殘忍嗎？而他們又如何會聽治安軍的勸阻呢？治安軍是他們養

抬起來的奴才兵，治安軍在他們眼裏不如他們的狗……：

可是，我走過去了，我準備演一齣欺騙雙方的滑稽戲。用日本話，我向鬼子兵們說：

『喂，請問小島大尉在車站嗎？』

『在的，在的，閣下好久未去會他了哇！』他們也都認識我。

『我想去看看他哩，過兩天我要回北平了。』對於狗的事，我一字未提。

『啊，走的時候給我帶兩封信！』

『啊，替我在北京買些雜誌回報寄來！』

『啊，給我寄一點北京風景照片！』

他們一大堆人向我指手劃腳地喊。

秦副官和陳大貴不懂日本話，他們焦急地問我：

『怎麼樣？他們說甚麼？』

我扭回頭來，向他倆瞪着眼：

『哼，他們說，他們說治安軍是日本皇軍的孫子，早晚他們會用這種軍用大槌治安

軍咬死，咬光！』

『錫的，姓陳的不做這種孫子兵！』陳大貴從背上拿下步槍，開始裝上刺刀。

「走，咱們先弄死條狗再講！」秦副官抽出來他的盒子槍。

我趕忙用日本話喊出來：

「喂，不好，這兩個治安軍要害你們的軍用犬哪！」

鬼子兵們大吃一驚，立刻叫出來：

「他們敢有這大膽？」「巴嘎！」「巴嘎！」「巴嘎鴨路！」

「巴嘎！」「巴嘎！」「巴嘎鴨路！」這，罵的妙極了，因為秦副官和陳大貴雖不懂日語，可是單單懂得這通俗的罵人的字音。

「奶奶，他們罵咱是混蛋！」陳大貴和秦副官一跳便跳到圈中心去。

日本兵平常出來遊戲是不帶武器的，陳大貴的刺刀和秦副官的盒子槍，竟把他們嚇退了三步。秦副官開槍了，一隻狗馬上死了。陳大貴用刺刀扎住一條狗把它輪起來，往鬼子兵堆中扔去。

武戲開了幕，我得來收場。

連忙阻止了陳大貴和秦副官，可這鬼子兵却有機可乘一擁而上，把我們圍了個不透風。鬼子兵要拉他倆上車站見小島。我調停的結果，是把他倆的武器和軍裝上佩戴的符號留下，先放他倆回營部，我負全責到小島那辦善後。

見到小島，我一百二十分地客氣道歉，結果小島仍一定要把兩個「兇手」弄來懲辦

，否則他馬上打電話報告上司，可以把各車站的駐兵都調來，包圍治安軍營部，槍斃趙營長。

回到營部，官兵們都正為「軍用大事件」騷得不可收拾。

趙營長彷彿這次也真激動了，他很嘉許他的部下應該幹這種見義勇為的事，他一點沒想到，這是給他惹下禍，他的官位子已有些做不穩。

夜裏趙營長召集各連排長及兩位「兇手」開會，討論應付小島的方法。

我做了大會主席。我用盡字眼描述着日寇的殘暴，我掘盡記憶背誦歷年來日寇在華北的獸行：……我留有一點懼畏，他們都是中國人，他們應該受感動，幾年來歷在心中的忿恨洩個痛痛快快，我做了一次激烈的演講。

可是，我又失敗了。因為他們不能立刻毫無準備。反正，也許更主要的是他們仍舊捨不得自己的可留戀的官位子和未來的發財夢。然而，他們又不能抹滅大夏，請自己的兩位同胞去送死而無愧。於是，會議的結果是：決定明早送兩個「兇手」到小島那，一方面進行交涉，假如小島會殺害了他兩，則全營弟兄誓必復仇！

這種再三苟且的辦法，我也只好服從多數而贊成。也好，我想小島總不會允許他倆生還的，因為在他們神聖不可侵犯的天皇子孫的心理中，狗命比支那人的命更值錢。

他倆被送去了。一去便三天沒回來。

我到了小島那。他對我仍頗客氣，並且出我意外地，我知道了秦副官和陳大貴仍關在一個屋子裏沒有死。我去看了看他倆，他倆看到我馬上突出聲來，拉着我的手，向我絮說三天來受到的苦痛：被皮鞭子抽背被倒掛起來用開水澆，被辣椒水灌鼻孔……

『你們放心吧，我和小島講，叫你們能平安回去。』我受了感動，我不能看着他倆這情景而不救。

和小島海濶天空亂聊了一陣，談的他欣喜異常，最後我提到關於這次「軍用犬事件」的解決問題。出我意外地，他竟在高興之餘有放他倆回去的意思：

『我和閣下是好朋友，這次完全是看閣下的情面，那兩個傢伙僅吃點小苦頭，我想放他們回去，也表示一下我們日本大國風度，閣下的意思如何？』

這不是很好的消息嗎？我幾乎歡喜得要馬上跑出去，告訴他倆我救了他們；可是，猛地，我想到了我的使命，我的任務。天哪！把他倆釋放，對於我的計劃是一個嚴重的摧毀。我完全陷于難以處置的困境……終於，我狠下了心腸，和小島輕輕地親熱地：

『放他倆回去，當然是大尉的恩惠；可是他們會得意忘形，會越加猖狂，並且會滅低治安軍對皇軍的懼畏與尊敬心理，我們私人方面既是好友，我本身又是一向的親日華人，為大尉和整個皇軍設想，最好是，是把他們——』

『閣下的意思是把他們殺掉嗎？』

『是，是，是！』我這兩個「是」字便送掉了兩個同胞的命，兩個有血氣有勇敢的中華男兒的命。

他倆的死完全由我一手造成，是我出賣了他倆，謀害了他倆，可是我不能顧及這一切了。我把他倆的生命下了注，來做一次巨大的賭！

是的，這僅是一個沒有多大把握的賭博。他倆許會白白犧牲，那些治安軍也許仍會麻木不仁地忘記上次會議的決議與誓語。可是，我無論如何得冒險地下這個注，不管輸贏，不下注總沒有贏的希望。

鬼子兵都樂地歡躍亂跳，因為他們可以用刀殺人了。我不敢睜開眼睛看，可是我不是聾子，秦副官和陳大貴的兩聲慘叫像尖嘴蛇，鑽進我的耳朵，又鑽入我的心臟。……和我一同回到營部的，是兩具腦袋和身子分了家的屍體。

感謝天，我完全完全地贏了這次賭博！從士兵到排連長一齊大聲叫着：

『營長不反正，先幹掉他！我們還要命！』

趙營長的太太放聲大哭的兄弟，一面哭叫着：

『再不給我兄弟報仇，真是良心喪盡哪，得天誅地滅呀！』

趙營長拉住我的手：

『老弟，事到如今，一不做二不休，可是沒有充份準備，以後歸宿也成問題。』我笑了：

『一切都交給我了，給我你那輛三輪摩托卡，我先和嫂夫人走，我去和霸縣的國軍游擊隊接頭，叫他們來增援迎接，你們今天晚上動手，明天早晨兄弟保你戴上青天白日帽花的軍帽，穿上漂亮灰色軍裝，變成一位英俊無比的抗日軍官！』

當天夜裏，趙營長帶領着全營弟兄包圍了車站，步槍，手槍，輕機槍，叫了半點鐘。我和游擊隊趕到後，更演了一場熱鬧的戰鬥，小島以下三百多兵卒及那八隻軍用犬死了個淨光淨。

緊接着便拆毀電線，又在車站外鉄路上安置炸藥。天亮時，鬼子兵得到情報開來一列兵車，在高碑店北炸藥爆發，火車翻跌，無數日寇又做了陰間鬼！

由霸縣，我重潛入天津，轉回北平。一路自在逍遙，平安無事。在北平東單牌樓大操場上，我又時常看到日本兵在訓練軍用犬，每當看到那些狗面孔時，我便會露出一種勝利的微笑，我想起了發生在高碑店的「軍用犬事件」。

鬼城記跋

我從來沒想到過離開北方。可是，現在我必須走了。

四年來，在北平正陽門車站，在天津東車站，不知送走了多多少少親愛的朋友！他們一批一批地離開了北方，按照我告訴他們的交通線——那是一條流往祖國的輸血管哪，他們都到達了黃河南岸。他們每一次都要講：

『真感謝你們，由於你，我們終於可以離開這座早想離開的鬼城了！不是嗎？你看到處是鬼的影子，實際上那些倭奴，那些漢奸，比真的鬼還更可恨更可怕呢？我們是人，我們要到的國度去！可是，你甚麼時候走呢？真盼望我們在西安，在成都，在重慶，有個狂歡的重逢啊。』

是的，我甚麼時候走呢？我啞然了。

『我，我，我不走，』半天半天，我吐出來，『希望你們不久就隨着凱旋的國軍一齊歸來，我們還是在可愛的天津，可愛的北平重逢吧！那時候，這兒再不是鬼城了。鬼，一定要消滅得光光的，這兒永遠是我們的可讚美可歌頌的城！』

是的，今天的這兒，是一個鬼世界。睜着眼睛，看到的是形形色色魑魍魎的獠牙。

醜態，閉上眼睛，聽到的是各式各樣妖魔鬼怪的殘忍號叫。在來自東海三島鬼的頭目下，浩浩蕩蕩跟隨着數不清的鬼：乘火打劫的第三帝國與法西斯帝國的鬼，沒有國際的白俄鬼，無法無天的「滿州帝國」與高麗國的鬼，身披漢奸大禮服出賣祖宗屠殺同胞的鬼，醉生夢死麻木不仁的標準順民——賭鬼，嫖鬼，鴉片鬼……過街都是鬼旗——紅膏約旗，在鬼旗下，每天我們都看到大鬼小鬼們爭先恐後地表演出來的鬼戲——人間未曾有過的悲慘劇。

這兒也有人的。但是那真正的人是必須和鬼抗爭的，他們勇敢地站起來，勇敢地倒下去，他們又從血泊中站起來，再倒——血泊中去……這是一個人與鬼抗爭的火綫。

四年前的一天，鬼開始橫行後的一天，我立誓在這兒做一個人。

我明明知道南方的自由，南方的溫暖，南方的美麗，南方的芳香；然而，爲了要挺起胸膛做一名與鬼抗爭的人，我寧愿留在昏黑的，悲慘的，血腥臭的北方。

我太愛北方，愛它的景色，更愛它的人。但，那錦繡的大平原已被踐踏得遍體鱗傷，那壯麗的山河已變成骷髏堆和血湖；而那些善良的父老兒女們在鬼的折磨下，擺出了那麼苦難哭喪的臉，他們愛祖國，可是祖國把他們拋棄得太遠，他們渴望一絲祖國的氣息飛來，他們也渴望覓到一條路投回祖國的懷抱，他們更渴望看到一些人與鬼的戰鬥，看到那些鬼在刀，在槍，在炸彈下，死亡！我愛他們，我應該盡一點自己能盡的力！

四年來，我捧出了最大的愛情獻給他們。

幾次，我精疲力竭地摔倒下來；幾次，由死神的指爪縫下滑漏下來；幾次，費盡苦心組織成的武力遭到全軍覆沒；幾次，一同戰鬥生死同心的弟兄姊妹被一網打盡……可是，我沒有膽怯，沒有脫開自己的崗位。可是，一點不含糊地，現在我碰上了從未夢想到的命運：

我看的清清楚楚，眼睜睜地，那報紙上刊登着通緝我的懸賞告示。我沉痛地讀着上面宣佈的我的罪行：「受重慶政府唆使，勾結土匪，運叛槍枝，樹立非法秘密結社無惡不爲，散佈思想毒菌，破壞華北新政權，煽動治安軍、皇協軍叛國，欺騙青年男女南去，組織文學會以弱不羣風的文人偽裝，掩飾幕後殺人放火的全武行……」。

這就是我四年來在鬼城的生活！這四年來的生活唯一換來的酬報，就是今天我做了一名被懸賞通緝的逃犯。

我從來沒想到過離開北方。可是，現在我必須走了。

我有太多的憎恨與咒詛給予那些鬼。我更有太多的祝福與讚頌給予那些人，那些和鬼戰鬥犧牲了的人，那些不害怕犧牲仍在和鬼戰鬥的人。用憎恨與咒詛，祝福與讚頌，我寫出了這本鬼城記。

會員獎勳運化文央中度年一十三得獲
品作舉榮的金獎藝文名一第

星の恆永顆一

著 藍 王

元 十 三 冊 每 書 出 版 再

社 版 出 藍 紅 者 版 出
局 書 信 文 售 經 總

債 思 相

王 藍 著

即 出 版

社 版 出 藍 紅 者 版 出

局 書 信 文 售 經 總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815.14
1044

登錄號數.....I.1228

鬼城記

藍 王 者作著

社版出藍紅 者版出

局書信文 售經總

號〇七一路安係慶重

元五十四本紙陽湖 價 實
元二十二本紙報土

社報字千語國 者刷印

• 印 翻 准 不 •

版再月五年三十三國民華中
渝版(二) 3001—6000

1038

10/12
10/044
167

1 A I X

5

\$22.00